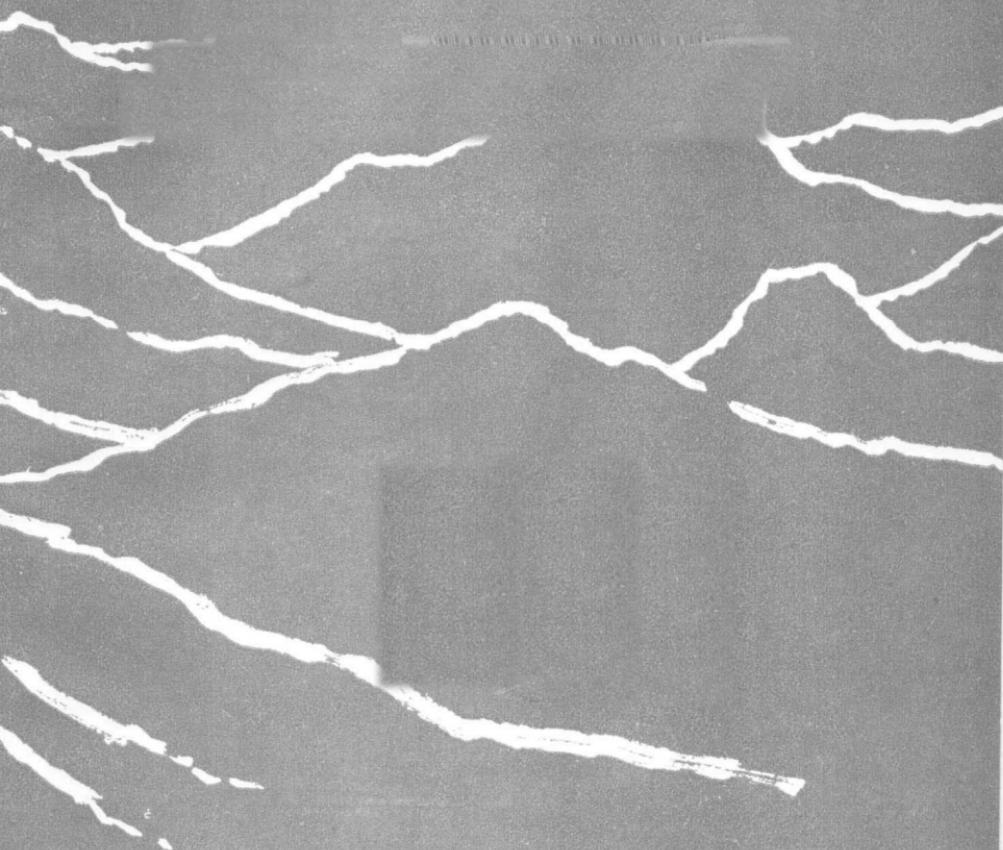


阮波剧作集

中國厚望出版社

阮波剧作集



责任编辑 许成厚

阮波剧作集

阮 波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）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北京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.75 插页2

202千字 1986年7月 北京第1版

第1次印刷 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71·027 定价：2.25元

陳老撝英名千秋傳頌
民族魂精神日月共存

為阮波劇作集出版題

彭冲





阮 波

目 录

陈毅与茅山	1
民族魂	3
友谊篇	57
野草颂	115
江浪涛涛	195
画像	275
后记	369

电影文学剧本

陈毅与茅山

(三部曲)



民族魂

《陈毅与茅山》之一

人物表

- 陈毅 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。
- 方明 22岁，陈毅的秘书、参谋。
- 阿小 16岁，陈毅的警卫员。
- 巫恒同 36岁，新四军新三团团长，原句曲县教育局长。
- 巫恒兴 38岁，原句曲县育新中学校长，新四军句抗支队队长、团长。
- 巫恒戈 35岁，原重庆国民党教育部厅长，后新四军一支队敌工部干部。
- 南华 32岁，恒兴妻，中学英语教员，后新四军干部。
- 丁蓉 30岁，恒同妻，家庭妇女，工人家庭出身。
- 巫培培 8岁，恒同子。
- 秦贤圣 茅山地区“大刀会”台柱，后为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副主任。
- 新四军战士若干人。
- 茅山道士若干人。
- 学生若干人。

汪精卫 原任国民党副总裁，后投降日本帝国主义，并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，任主席。

周佛海 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部长，后随汪精卫投日，任伪国民政府的上海市市长。

野矢郎 54岁，日军南徐警备司令官。

岗 本 34岁，日军南徐宪兵司令官。

李老师 60多岁，巫恒同的老师。

牧 师 年约40。

日军若干人。

1

三座青峰，矗立群山，半山竹丛，云缠雾绕。

2

三株苍松耸然挺拔，气势磅礴。漫山树木，茁壮竞秀，郁郁葱葱。松树下，有三座坟墓，坟前竖起一块石碑。

3

几名战士在磨墨，墨汁被倒入木桶。

6

4

一匹白龙驹沿山奔驰。陈毅策马而来。宽阔的前额
渗着汗水，炯炯有神的眼光，注视着前方。

他来到碑前，滚鞍下马，面向三座新坟，举手敬礼，
而后手握斗笔，从木桶中蘸饱浓墨，在巨碑上写下三个
大字：“民族魂”。

《大刀进行曲》的军乐响起。

碑上题字化成片名。

演员表。

衬景是战士们对着巨碑行注目礼。

〔画外音：一九三七年，深秋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大举进攻华东，南京、上海相继沦陷……〕

5

三架日本轰炸机划过晴空，掷下炸弹。

江苏南部的一个小县城被炸成废墟，火光冲天，
浓烟滚滚。瓦砾堆上，一块育新中学的校牌正在燃
烧。

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——育新中学校长巫恒兴，眼
含泪水，兀立于硝烟之中。

敌机又临空扫射。

一个约三十岁的女教师——南华，从硝烟中奔过来，
拽住巫恒兴的一只手，使劲往石碑后面拉。巫恒兴纹丝

不动，仰望天空，眼里射出悲愤的仇恨的火焰。

南华哀求地说：“恒兴……”

巫恒兴悲愤地：“南华！”

突然巫恒兴冲上前去，从火焰中抢出校牌，用双手扑灭火苗，几乎完全忘记了烧灼的疼痛。

南华撒上泥沙帮着灭火。

校牌上的火灭了，冒着青烟。

日寇飞机呼啸远去。

一群青年男女从瓦砾中、泥坑中爬出来，站在校长的身边，一时说不出话，眼里含着泪。

南华撕下衣服包扎丈夫的手。

一个男学生激动地扬起拳头：“校长！咱们上茅山去！”

恒兴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学生，欲言又止。

6

初冬。树叶凋零，月光寒冷。茅山脚下。巫巷，巫恒同家。

堂屋里陈设简朴清雅，当中墙壁上悬挂着文天祥的手迹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两句诗精功裱制的拓片，特别醒目。

红木书桌上放着《文山先生全集》，旁有红烛一支，光明莹然。

恒同蹙眉长叹，掩卷起立，心事重重地踱步，漫吟

着条幅上的古诗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！”

恒同的妻子丁蓉，年约三十岁，她坐在红烛旁边纳鞋底，背过身去，拭去一星泪花：“你一连几天不吃不睡，……可也不是个办法呀！”

恒同没有吱声，接着又是喟然一声长叹。

村外传来一阵阵犬吠声。

恒同突然夺下妻子手里的鞋底：“真的没办法，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了！”

丁蓉怔怔望着他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红烛油涔然滚下。

急骤的脚步声、犬吠声。

恒同吹灭红烛。

村外。野矢、冈本带领几名日本兵，骑着马，举着火把，闯进村来。

他们冲到巫恒同家门口，连声打门。

7

恒同将妻子推入内室，扣上门环，然后穿过院子，打开大门。

野矢、冈本故作彬彬有礼地深深鞠躬。

野矢、冈本径自进入恒同家。

恒同昂然站在厅堂里。烛光在闪动。

野矢奸笑地：“巫先生，我们已经三请啦！”

恒同怒目而视：“枉费！”

冈本嘻笑地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：“巫先生不必太固执了，你的同窗周佛海先生已经到了上海，马上就要任上海市市长！”

恒同愤怒地：“无耻！”

野矢恼怒，又抑制：“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！”

冈本：“我俩虽不是同班同学，但对巫先生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习成绩，敝人一向敬慕。”

野矢：“我们三天以后再来请您！”

巫恒同怒目而视，不语。

8

上茅山顶宫的小路上。

恒同苦楚的脸，一个人快步走着。寒风瑟瑟，树叶飘落。

丁蓉急急忙忙地追上来。

丁蓉不理解地：“恒同，大哥把学生带到山上去了，你到大哥部队去吧！你何必去当道士？！”

恒同热泪盈眶：“……”

丁蓉：“到大哥部队去抗日！”

恒同：“茅山已拉起几十支抗日部队，可为老百姓除了哪些灾难？……”

恒同转向丁蓉，抚摸着妻子的柔发。望着她满是泪痕的脸庞，半晌才说话：“蓉，我俩夫妻十年，青梅竹

马十年，从没分离过！”

丁蓉点头。

恒同：“可是，如今国民党不战而溃，家乡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茅山游击司令多如牛毛，鬼子似豺豹，百姓苦难熬，光明何时到？我不上山难道让鬼子把我拉走，去当汉奸？！我想了几天啦，还是上九霄宫。”

丁蓉低头啜泣：“你……”

恒同悲怆地：“我对不起你，把培培留给你啦！”

丁蓉哀伤、无奈的表情。

过了一小会儿，恒同转身拂袖朝山上走去，丁蓉站着呆痴地望着恒同的背影。

风在呼啸，黄色的落叶飘零，飘到山谷里……

9

三茅峰下乾元观前。

山泉滴落。满山一片葱笼。

〔字幕：一九三八年六月。〕

陈毅同志策马而行，走在一百多名战士之间。队伍来到乾元观前，他翻身下马，打量周围环境。

警卫员阿小将白龙驹牵过一边。

方明上前说：“司令员！今晚就在这儿宿营！”

陈毅：“好哇！怎么道士都跑光了？啊——？”

陈总转身一看，阿小和老炊事员正在铡草，阿小双手按着刀把子，全身跳起来，也按不下去，老炊事员笑